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

THE GREAT GATSBY · 中文版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 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著

许敬、耿小辉、徐亚静◎译



知识出版社
Knowledge Publishing House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

THE GREAT GATSBY · 中文版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 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著

许敬 耿小辉 徐亚静◎译



知识出版社
Knowledg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了不起的盖茨比 / (美) 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著 ; 许敬, 耿小辉, 徐亚静译. -- 北京 : 知识出版社, 2016. 11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系列)

ISBN 978-7-5015-9348-4

I. ①了… II. ①弗… ②许… ③耿… ④徐…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66250号

策划编辑: 耿小辉

责任编辑: 冷彦彦

封面设计: 胡开福

知识出版社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 010-68363660)

<http://www.ecph.com.cn>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40千字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5-9348-4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26
第三章	044
第四章	067
第五章	089
第六章	106
第七章	123
第八章	167
第九章	184

如果能让她心动，那么就戴一顶金帽子；

如果你能跳得高，也为她跳一跳，

直到她高呼：

“爱人，戴金帽、跳得高的爱人，我一定要拥有你！”

托马斯·帕克·丹维里埃

第一章



在我年纪轻轻、涉世尚浅的时候，父亲曾经教诲过我一句话，这句话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每当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他对我说，“要记住，世上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么好的条件。”

他没再说别的，但是由于我们能够做到心照不宣，因此我明白他的话大有深意。从此，我便习惯于保留对他人的所有判断。这个习惯让许多有古怪性格的人愿意向我敞开心扉；同时，也让我成为一些爱发牢骚、让人讨厌的人的受害者。如果正常人有这种特质，心理异常的人就会很快觉察到，并对此抓住不放。这一点，让我在大学里被无辜地指控为政客，因为我私下知道一些放荡的、不知名的人的 secrets 的伤心往事。大多数的秘密都不是我打听来的——每当我通过某种确凿无误的迹象觉察到又一次倾诉衷情即将呼之欲出的时候，我常常假装睡觉，或若有所思，或表露出不友善的轻佻态度。因为青年人所倾吐的衷情，或者至少他们表达这些衷情所用的语言，通常是具有剽窃性的，而且多有明显的隐瞒。保留评论是一种理想状态。我现在仍然担心会有什么闪失，唯恐一不小心忘了那条忠告，那条父亲带着优越感揭示过的，我现在

又带着优越感重复的忠告：基本的道德观念在人出世的时候就不是一样的。

对我的宽容进行如此一番炫耀之后，我得承认宽容也是有限度的。行为可能建立在坚硬的岩石上，也可能建立在潮湿的沼泽中，但是一旦超过了某个限度，我就不在乎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回来的时候，我想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穿上军装，并且永远在道德上保持一种立正姿势。我不想再沉溺于喧哗糜烂的游乐中，也不想再窥探人的内心世界。只有盖茨比，也就是赋予本书书名的那个人，在我的反应范围之外——盖茨比，他代表我真心鄙视的一切。如果人格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成功姿态，那么他身上就有闪耀的壮丽绚烂，他对人生前景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就像一台能够测知万里之外地震的精密仪器。这种敏感性和通常被誉为“创造性特质”的那种优柔寡断的感受性毫无关联——它是一种让希望永驻的非凡天赋，一种富有浪漫主义的敏锐。这种气质是我在其他任何人身上都从未发现过的，今后也不大可能会再次发现的。不——盖茨比的人生结局倒是无可厚非的；使我对人们短暂的悲伤和瞬间的欢愉一时失去兴趣的，却是那些吞噬盖茨比心灵的东西，是在他的美梦破灭之后随之而来的污浊的灰尘。

在这个中西部城市里，我家已经兴旺发达了三代。卡拉韦家族也称得上是一个世家。家族里有一个传说，我们是巴克卢公爵的后裔，但是我们这支的实际创始人却是我祖父的哥哥。他在1851年来到这里，找了个替身去参加内战，然后开始做起了五金批发生意，我父亲今天仍然在经营这个行当。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伟大的伯祖父，但是据说我长得像他

——特别有挂在父亲办公室里的那幅板着脸的画像为证。1915年，我毕业于纽黑文学校，刚好是父亲毕业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之后。不久我就参加了被称为“延迟的条顿民族大迁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非常享受反攻的快乐以至于退伍之后感觉无聊至极。中西部不再是温暖的世界中心，现在看起来倒像是宇宙破败荒凉的边缘——于是我决定去东部学习债券生意。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在从事债券生意，所以我觉得它可以再多养一个单身汉。于是，我所有的姑姨叔伯就像帮我选择预科学校一样讨论着这件事，最后才非常严肃而犹豫地说：“呃……那就……这样吧。”父亲同意赞助我一年的费用。几经耽搁之后，我于1922年的春天来到了东部，我想，自此一去不复返了。

实际上，我应该在城里找个房子住宿，但是那时天气暖和，而我又刚刚离开有着宽阔草坪和怡人树木的故乡，因此当办公室里一个年轻人提议我们俩在近郊合租一套房子的时候，我觉得那真是一个好主意。他以月租金八十美元的价格找到了这座饱经风雨侵蚀的木板平房，可是，就在最后时刻公司把他调去了华盛顿，我就只好独自一人搬到郊外去住了。我养了一条狗——至少在它跑掉之前我养了它几天——一辆旧道奇汽车和一名芬兰女佣，她帮我收拾床铺、烹饪早餐，在电炉上操作时，还会嘟囔着芬兰的名言警句。

最初几天我感到孤单，直到一天早晨，一个比我更新来乍到的人，在路上拦住了我。

“到西卵村怎么走啊？”他无助地问道。

我告诉了他。继续前行的时候，我不再感到孤单了。我成了

一个领路人、一个开拓者、一个原始的移民。他无意间让我在这个地方感到亲切、自然起来。

于是，阳光普照，树木瞬间枝叶繁茂，就像快速电影镜头中万物的生长一样，我再次萌生了那个熟悉的信念：生命随着夏天的到来又重新开始了。

一方面，我有太多的东西要读，并且需要在新鲜的空气中汲取许多养分。我买了十几本有关银行、信贷和证券投资的书。这些红色烫金封皮的书立在我的书架上，如同铸币厂新造的钱币一样，准备揭开只有迈达斯、摩根和米西纳斯才知道的巨大秘密。除此之外，我还雄心勃勃地要读许多其他方面的书。上大学的时候，我文笔不错——有一年，我给《耶鲁新闻》写过一系列非常严肃却又平淡无奇的社论——现在我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带回我的生活，重新成为“全才”，即那种最肤浅的专家。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警句——毕竟，只从一个窗口去观察人生要成功得多。

实属偶然，我所租住的房子坐落在北美一个最离奇的社区里。这个社区位于纽约市正东那个狭长而又喧闹的小岛上——除了其他自然奇观以外，那里还有两块形状不同寻常的地方。距离城市二十英里，有一对硕大无比的鸡蛋形的半岛，轮廓一模一样，中间只隔着一条约静的小海湾，一直伸入到西半球那片最恬静的水中——长岛海峡那个巨大的潮湿的场院。它们并不是完美的卵形，而是像哥伦布故事中的鸡蛋一样，连接陆地的部分都被压扁了，但是它们相似的外形一定会使凌空飞过的海鸥惊叹不已。对于没有翅膀的人类来说，更有趣的现象是这两个地方除了形状和大小一样之外，在其他的每一个方面都迥然不同。

我住在西半岛，它——怎么说呢，是两个小岛中不太时髦的那个，但是，这是个极为肤浅的标签，远不能体现出它们之间奇特而又很不吉祥的差异。我的房子位于鸡蛋的最顶端，离海湾只有五十码，被夹在每季租金一万二到一万五的两座大别墅之间。右手边的那一幢，不管按什么标准来判断，都是一个庞然大物——它真实再现了诺曼底某市政厅的格局，一边有一座簇新的塔楼，上面稀稀疏疏地爬着常春藤，还有一个用大理石砌成的游泳池，以及四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这就是盖茨比的宅邸，或者说是一个姓盖茨比的绅士所住的宅邸，因为当时我还不认识盖茨比先生。我住的房子很寒碜，但是幸亏不大，没有人注意到，于是我才有幸欣赏这一片海景，欣赏我邻居草坪的一部分，并能为与百万富翁为邻而颇感欣慰——这一切每月只需付八十美元。

恬静的海湾对岸，在时髦的东卵，洁白的宫殿式的豪宅沿着水边光彩夺目。一天晚上，我开车到那边和汤姆·布坎南夫妇共进晚餐，于是这个夏天的故事也由此真正拉开帷幕了。黛西是我的远房表妹，汤姆是我在大学里就认识的。战争结束之后不久，我在芝加哥和他们相处过两天。

黛西的丈夫，擅长多种体育运动，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橄榄球运动员之一，也可以说是个全国知名人物。这种人在二十一岁就能在某一方面取得如此登峰造极的成就，以后所做的一切都难免有走下坡路的味道了。他家非常富有——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挥金如土，曾经引来不少非议——而现在他离开芝加哥搬到了东部，搬家的那个排场能让你瞠目结舌。比如，他从森林湖运来整整一群打马球用的马匹。我很难想象竟然有同龄人会富裕到如此程度。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东部。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他们在法国待了一年，然后又不安定地四处飘荡，哪里有人打马球，哪里有富翁，他们就到哪里去。黛西在电话里说，他们这次算是定居了。但是我不以为然——我不知道黛西是怎么想的，不过我觉得汤姆会永远漂泊下去，略带怅惘地追寻某场无法重演的球赛的戏剧性的激动与刺激。

于是，在一个和风习习的温暖的晚上，我开车到东卵去拜访两个我几乎完全不了解的老朋友。他们的房子甚至比我预想的还要奢华，那是一座令人赏心悦目、红白相间的宅邸，呈现出乔治王殖民统治时期的建筑风格，俯瞰着海湾。草坪从海滩铺起，直通大门，足有四分之一英里长，一路穿过日晷、砖径和百花争妍的花园——最终抵达房子跟前时，似乎凭借奔跑的动力，索性变成了青翠欲滴的常春藤，沿墙而上。房子正面有一排法式落地窗，此刻在金色斜晖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迎着午后的暖风全部敞开着。汤姆·布坎南身着骑装，两腿叉开，站在前门的门廊上。

自纽黑文时代以来，他的样子已经变了。如今他三十岁，身体强健，头发稻黄色，嘴角冷酷，举止高傲。那炯炯有神的双眼在他的脸上尤为突出，闪烁着傲慢的神采，永远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印象。甚至连那套华丽得有点儿女人气的骑马服也隐藏不住他那魁梧健壮的身躯——他似乎将那双油光发亮的皮靴填得满满的，上面的带子紧绷着。当他的肩膀转动时，透过薄薄的上衣，可以看到一大块肌肉在下面移动。这是一个力大无比的身躯——一个残酷无情的身躯。

他说话时，那粗犷而响亮的高音，更加让人觉得他性情暴戾。言语间他还带着一点儿长辈教训晚辈的口吻，即使对他喜欢的人

也如此——在纽黑文的时候，不少人都讨厌他这副德性。

“我说，别认为我在这些事情上的看法是说了算的，”他好像在说，“只因为我比你更强壮，比你更有男子汉气概。”我们俩在同一个高年级学生社团，虽然我们的关系并不亲密，但是我总感觉他很欣赏我，并且带着他那特有的粗野气息和盛气凌人的神气，希望我也喜欢他。

我们在阳光明媚的门廊里聊了一会儿。

“我这个地方还不错吧。”他说着，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

他抓住我的一只胳膊把我转过身来，移动一只宽大扁平的手指着眼前的景色：这里有一座意大利式的凹型花园，占地半英亩的深色的、香气浓郁的玫瑰花，以及一艘在岸边随着浪花起伏的狮子鼻状汽艇。

“这地方原来属于石油大亨德梅因。”他又把我转过身来，礼貌而又生硬地说，“我们进去吧。”

我们穿过一条高高的走廊，走进一间明亮的玫瑰色大厅。大厅两端都装有落地长窗，把这间屋子巧妙地嵌在房子当中。这些长窗都半开着，在外面那片仿佛要延伸到室内的翠绿的草地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晶莹耀眼。一阵清风穿过房间，把窗帘像白色旗帜一样从一头吹进来，又从另一头吹出去，飞向婚礼蛋糕似的天花板，然后从酒红色的地毯轻轻拂过，留下一阵宛如风吹海面般的阴影。

屋子里唯一静止不动的物件是一张巨大的长沙发。两个年轻的女人坐在上面，仿佛是浮在一个停泊在地面的大气球上。她们俩都身着白衣，衣裙在风中舞动，好像她们乘坐气球环绕房子一圈刚被风吹回来似的。我一定是站了好大一会儿，听着窗帘舞动的劈啪声和墙上一幅挂像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响声。然后砰的一声，汤姆·布坎南关上了后面的窗户，室内的余风才渐渐平息，窗帘、地毯和两位少妇也都慢慢地飘落到地面上。

我不认识两个女子中比较年轻的那个。她在长沙发的一端舒展身子，一动不动，下巴微微上仰，仿佛上面有什么东西马上就要掉下来，她在保持平衡似的。不知道她是否用余光瞥见了，可她却没有任何表示——事实上，倒是我大吃一惊，差点儿为我的进来惊扰了她而向她道歉。

另外那个少妇，黛西，准备站起身来——带着真诚的表情将身子微微前倾——接着莞尔一笑，让人捉摸不透但又极为可爱，我也跟着笑了，接着就进了屋子。

“我都高兴得瘫……瘫掉了。”

她又笑了起来，好像说了一句非常幽默风趣的话，她拉住我的手，仰着脸看着我，表现出世界上没有其他人是她更高兴见到的了。那是她独特的风格。她低声告诉我那个做平衡动作的姑娘姓贝克。（我听说，黛西的喃喃低语只是为了让别人向她靠近，这种毫不相干的闲言碎语，却丝毫没有减少她这种说话方式的魅力。）

不管怎样，贝克小姐的嘴唇还是略微动了一下，她及其轻微

地向我点了点头，接着又赶忙把头仰了回去——她正保持平衡的那件东西很明显地歪了一下，把她吓坏了。我又差一点儿说起道歉的话。几乎任何形式的我行我素都会让我既震惊又敬佩。

我回头看看我的表妹，她开始用那低微而又让人兴奋的声音向我发问。那是一种令人侧耳倾听的声音，仿佛每句话都是一组永不会重奏的音符。她的脸庞忧郁而可爱，荡漾着明媚的神采，一双眼睛明亮动人，一张小嘴明媚热情。但是她声音中那种激动人心的特质，让曾经为她痴迷的男人永生难忘：一种歌声般动听的魅力，一声低声的“听着”，暗示你她刚刚做完一些快乐有趣的事情，而且下一个小时里还有快乐有趣的事情发生。

我告诉她，来东部的途中，我曾经在芝加哥逗留了一天，有十几个朋友都托我向她问好。

“他们想我吗？”她异常兴奋地喊道。

“整个城镇都是一片荒凉破败。所有汽车的左后轮都被涂成了黑色，当作哀悼的花圈，城北湖边的沿岸哀嚎声彻夜不断啊。”

“太好了！咱们回去吧，汤姆。明天就走！”然后她又说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话：“你应该看看孩子。”

“我正想看看呢。”

“她睡着了。今年三岁了。你还没见过她吧？”

“从来没见过。”

“嗯，那你该见见她。她是……”

汤姆·布坎南刚刚还烦躁不安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现在停了下来，把手搭在我肩上。

“你在做什么工作，尼克？”

“我在做债券生意。”

“在哪家公司？”

我告诉了他。

“从来没听说过，”他果断地说。

这使我感到懊恼。

“你会听到的，”我简短地答道。“如果你在东部待着就会听说的。”

“噢，放心吧，我会在东部待下来的，”他瞥了一眼黛西又回头看看我，仿佛提防着还有其他什么似的。“去任何别的地方住，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瓜。”

这时贝克小姐说：“一点儿没错！”这句突如其来的话吓了我一跳——这是我进屋子之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显然这句话同样也使她自己大为惊讶，因为她打了个呵欠，然后做了一连串迅速而敏捷的动作，站了起来，走进房间。

“我身子都麻了，”她抱怨道，“我在那张沙发上不知道躺了多久了。”

“别看我，”黛西反驳说，“我整个下午都在劝你去纽约。”

“不用了，谢谢，”贝克小姐对着刚从食品间端来的四杯鸡尾酒说，“我正在认真训练呢。”

她的男主人怀疑地看了看她。

“是吗！”他将酒一饮而尽，好像那是杯底的最后一滴。“我真搞不懂你能做得成什么事。”

我看看贝克小姐，心里好奇她“做得成”的是什么事。我喜欢看她。她是个身材苗条的平胸姑娘，昂首挺胸地站着，像个年轻的军校学生。她那双被太阳照得眯缝着的灰色眼睛打量着我，一张苍白、迷人、不满的脸上显露出有礼貌的、回敬的好奇神情。我这才记起我之前在哪儿见过她，或者她的照片。

“你住在西卵吧，”她轻蔑地说，“我认识那里的一个人。”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你一定认识盖茨比吧。”

“盖茨比？”黛西追问道，“哪个盖茨比？”

还没来得及说他是我的邻居，晚餐就被宣布开始了。汤姆·